

胡文忠公全集

四冊

胡文忠公全集



第四册

上海廣益書局刊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出版

胡文忠公全集

校閱者 朱太忙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各省廣益書局

洋裝四冊定價捌元

胡文忠公全集 卷四

撫鄂書牘（二）

致嚴渭春廉訪 庚申正月十五日

公遠行七千里。未交朝貴。可謂胸次獨高矣。守之充之。無限事業之始基也。丹初至。爲可寶。恨相見之晚。必強留數月。可益吾心。公言得一經明行修之士。願聞其名。公言以定楚勿圖皖爲計。不圖皖不能守楚。兵事如學生功課。不進則退。不戰則并。不能守。敬姜之言曰。勞則思。逸則淫。設以六萬人頓兵境上。無論古今。無此辦法。且久逸則筋脈皆弛。心膽亦怯。不僅難戰。亦必難守。公其再思。弟不自出名報仗。已三年矣。視人世之功名富貴。殆如糞土。非計功近名之人也。此種苦心。惟公誠能鑒之。近月戰事。已按日鈔寄香雪文。若當能轉致六萬兵馬。統將難得。然亦無賊到而不謀畫戰事之理。設曰吾無統將。請賊莫求戰。恐無此善體人情之賊矣。如天憐我愚。一月打破。則吾之悲壯憂憤。可稍釋一二。公且精吏事民事。以善其後。至囑至囑。

致余會亭 十六日

十一日之戰。可謂忠勇。弟與湘營久處。湘營中好學處。須學之。兄望弟台開湖北風氣者也。戰守機宜。不可紛心。紛心則氣不專。神不一。所望逸亭與弟審機審勢。妥爲之。破大股之賊。須蹈其瑕。從賊之虛怯處入手。則賊易奪。大功易成。

致金觀察 十六日

銀硃塔之賊已遁。若循紅土山據高而下擊之。可速破也。惟潛山入天堂之路。乃全軍安危所系。詢道所關。應請兄速會會亭兄。循山移剿。而請月台兄移桂禮三營駐賀家嶺。或水吼嶺。弟今日預札。尙是爲天堂。死日有警。起見明日另札。飭知。即請月台兄移駐賀家嶺也。如嫌兵少。或撥昌營一營。或酌撥抽撥。凱右營左一二營。均可。明日復可晴。或是破賊之機乎。滌帥以七營出新倉以助鮑。亦於十六日可戰也。

致多都護 十六日

全行換守之說。知爲仁兄愧厲靈營之語。無此不近人情之事。靈營迫切求援。急不擇言。前敵之危。惟仁兄之所目擊。亦時以精道不通爲慮。精選勝勇各營繼進。而情形漸穩。山內各軍并出。已於十一日大捷。破賊後。互壘計日。來山內日有戰事。惟十二三三十五等日。或未大戰。山外亦必有並舉夾擊之事。其前路軍情。一切悉聽仁兄主持。鄙意不宜零星分撥。似應并力夾擊爲妙。知以訓營并湘營。以尊營并靈營。擇賊所不防之處。并力一戰。如破竹然。於根本節要批之。則勢鈍。於竹尖竹尾批之。則勢利。賊從東來。西面必輕。西面破。東面自懈矣。兵法攻瑕。不可不思。

復李璞階續燾 十六日

羅溪河地勢扼要。可遏城賊之衝。并防小池驛。賊竄繞彌陀寺。襲我軍後路。依山爲營。兩頭兼顧。自是穩著。金余兩軍大捷。再得多鮑前敵之師。並舉夾擊。援賊不難即破。惟廷定之鹿。急不擇陰。援賊破而城賊亦慮其狂奔。前

後探防。隨機截剿。同心戮力。師克在和。不勝盼禱。至所論太湖東面。尙須防守。應聽朱總戎李主政主持調度也。

復皖撫翁祖庚同書 十七日

得手論。敬領種切。皖事千頭萬緒。公以尺幅振領提綱。大略可睹。大抵爲政之本。在於得人。吏治兵略。皆可循緒而理。來示獎目後進。如歐冶相劍。能名其種。猗頓辦玉。不失其情。想見延攬之殷。必能吐哺走迎國士。惟是將材難得。上駟之選。未易猝求。但得樸勇之士。相與講明大義。不爲虛僑之氣。夸大之詞。所中傷。而緩急卽云足恃。吏治不修。講應酬。講例案。拘文牽義。與民瘼初不相關。此輩宜束之高閣。必得厚重少文者。實心爲治。救此瘡痍。蓋皆不容以資格限也。午帥不受張滌之計。其高著眼孔。慮患甚深。不欲狃於目前。論功旦夕。與我公心心相印。辦事無掣肘之虞。克敵有致果之氣。皖事其庶有豸乎。此間山內萬人。十一日兩路破賊於仰天庵高橫嶺一帶。破其巨壘。斬馘三千。十三日又復出隊迎擊。而銀硃塔一帶之賊。皆棄壘遁逃。紛竄潛城小池驛各處。鮑春霖總戎以三千餘人。當賊三面圍逼。兩旬攻擊之衝。新正二十三等日。始得多都護撥營前助。糧道漸通。兵力亦漸厚。再得前敵各軍。並舉夾擊。或者屠狗可期。惟春霖之義氣孤忠。堅忍耐久。與我以破賊之機。惟濂帥之婆心救人。分防助剿。堅我以破賊之力。壯猷遠略。弟何有焉。來書借詞溢美。無任慚愧。

致各帥 十七日

十三日山內各軍進戰。而銀硃塔一帶之賊。已棄壘遁走。山內各軍。近日酌量移營進剿。似當循紅土嶺一帶。依山而壘。步步逼緊也。如賊勢另有變動。則相機而行。弟亦不能遙揣。惟是與四眼狗交戰。有進戰之營。必須留營作守。假如以十營作前茅爲戰兵。卽當留五營作後勁爲守兵。其留後之兵。尤須勁旅。成功一也。不可爭目前之微功。

而誤大局。以此類推可也。查去年賊圍李若珠。本已數載。不能破入。賊忽發一枝兵勇。繞入揚州城邊。揚州告急。李若珠分兵前往。而賊又急攻李若珠之壘。遂致被圍。又查近年在鄂。總是分枝作小包。大包之勢。以狡計與官軍爲難。若堂堂正正。賊亦不能戰也。弟意小池等處兵力已厚。其出隊之日。總須留一軍或七營。按兵不戰。以杜後患。而虞抄襲。又山內一軍進剿。尤須留勁旅五營。以顧天堂根本。并駐守賀家嶺。水吼嶺等處。以伐奸謀。切囑至囑。萬勿輕心大意。

復鮑春霆鎮軍 十八日

近日金余各軍。循紅土山一帶。步步逼緊。爲居高臨下之勢。想與前敵犄角。聲息愈近。惟吾弟審度地勢。賊情並舉。夾擊。必須謀定下手之法。自尾批根。勢如破竹。節節掃下。自無偏趨旁繞之虞。仍與各軍會商妥辦。平心靜氣。協力同仇。庶幾戰守兼資。更番迭進。而援賊可期速破也。此後出隊獲勝。切戒搶賊棚帳包袱什物。每謂臨陣奪獲。并爭取首級。實增累贅。只顧向前殺賊。哨官營官督隊親見之事。各憑公道。各問天良。論殺賊之多寡。爲戰功之高下。至於貪搶財物。尤爲散隊亂陣。犯兵家之大忌。墮狡賊之奸謀。更宜嚴切曉諭。嚴加厲禁。至要至囑。

復唐義渠觀察 二十日

所論地勢賊情。必從太湖西面掃下。先山賊而後壘賊。步步經營。此見極是。既與多鮑蔣諸兄謀定後戰。須扼定此意。一步不可搖動。鄙見前敵一軍。必須緊傍營壘。勿宜遠出。俟西面山賊壘賊既動。然後奮力衝突。截腰擊尾。勇心愈壯。賊愈措手不及。更是穩著。更是勝機。至於各營各自爲後。馬隊分路包抄。支支聯絡。自然無懈。可擊金余約會。聲息相通。留錠走之路。尤宜備得力之軍。以爲尾追痛殺之計。皆在隨機應變。層出不窮。此間不能遙制也。

致丁月台 二十二日

十九之挫。不可尤人。只應自立。其過在山外失約。而亦自失地步也。千言萬語。貴於審機審勢。占山占險。尤須與湘軍聯成一氣。乃不單薄。賊本乘隙而始出戰。賊知彼竭我盈之機。而官軍則始患其輕。終無力量。亦可慨也。須煩實力董戒。小挫正以成人之美。不可灰心。

致曾滌帥 二十三日

羅溪河是山僻。凌蔭庭阿達春無言。而李續燾言之。固不信也。似仍屬無妨賊之竄路。固僅有此路可走。舒公馬隊二百。已到龍灣小湖河大湖河一帶。亦備一格。讀所寄逸亭書。示以從羅山衝下手。莫從廣福寨下手。又命其日高三四丈。候山外各軍至羅山衝口外。乃出而應之。均腳踏實地之至計。即千古用兵之奇謀。感佩無既。新倉出隊太遠。然移營亦殊不易。如數日後竟不得手。朱雲巖七營。可否回駐太湖。或改由羅溪山河僻。入馬齒嶺。此地山僻尤險峭。未經勘視。姑存一說。而未敢信也。往返須十日。一動不如一靜。仍以持重不變動爲穩。尙乞鈞度。

復多都護 二十五日

二十四日四更。得二十三日亥刻復書。知擬於二十四日移蔣軍於霆營西面。甚善。來示賊匪踞羅山衝。倚山隱谷。自應候其出山而擊之。鄙意山外地勢自低登高。其勢難。山內地勢居高臨下。其勢易。已札商金守余將。或擇地移至陳家嶺等處。俯瞰羅山衝一帶。或可乘便因利。從西面迎頭下擊。不可先攻廣福寨。斷其敗路。或有合於圍師必闕之旨。無世俗關門殺賊之虞。昨已函商金逸亭矣。又賊勢尊重太湖。換賊入城。運米入城。此其志決不輕棄。滌

帥所撥七營六成隊。弟意留於新倉。不能得勢。不如撥回太湖。可以重上游之防。而戒備不虞。或會同逸亭。從山下擊。則較之從新倉平地。仰望山谷者。形勢不同。或以重兵駐太湖。預杜奸謀。使賊不復萌陳德園二郎河之妄念。均屬軍情之要。乞兄酌之。其督標二營。趙朱及李生建威等營。則仍應久留。以重餉道。弟因賊勢西趨。預擬如此。滌帥之心。須擁兵自衛之人。此固兄所親見而深知者矣。

致振營凌參軍 二十五日

團練之程。不遵號令。查團練決不能堅忍苦戰。見賊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矣。此人不爲尊營用。兄處不用此人。正是各營之福。任其自行自止。自打一路。不必顧他馬隊。宜取遠勢。以善進善退爲上。不宜駐羅溪河山僻也。賊如來犯。必是試以小股。堅忍自持。姑示以弱。待其喫飽壘中槍子。日暮賊歸時。酌量可擊。則擊之。馬隊須在平坦處布隊。

致多都護 二十六日

二十三四等日之書。均已奉到大計。總須從上打下。從西打下。兵家之事。賊伏不動。則我軍不宜急戰。來函謂賊伏山谷不出。欲攻壘賊未易得手。欲攻山賊馬隊難以施展。步隊未能一律。誠爲至計。只可從容持重。先立不敗之地。爲要。正二月之內。弟決不催促。可請從容籌畫。以期一鼓盪平山內一軍。尙須移營金逸亭信鈔上。并望傳之各營爲要。

致丁月台 二十六日

弟欲兄駐天堂異日以梁蕭并兄與吳之五千人出七成隊十人挾一帳房并輪流專馬探狗之欲遁突出擒之并有馬隊四百人同兄前往。又可調介唐團練助威。此千古用奇之妙也。須預存於胸中。探審路徑。先發則賊已知。後發則賊已過。此中機宜。惟絕世聰明人乃能知之。乃能審之。此計只可與湘帆密言之。何如。賊不欲戰。必無急戰之理。急戰則必敗。可堅忍以待之。三月成功。尙不遲也。

復金逸亭 二十七日

二十五日山外大捷。仍是待賊出隊。先敗後勝。開殺賊實逾三千。實足爲慰。山中一軍。不難於出隊而難於收隊。賊必待午後。始以大股迭進。非忍以待之。并預蓄餘力以待之。不可。乞以此意密商會亭也。弟意總須候賊求戰。乃可出隊。山內山外約戰。則須實見山外各軍。得機得勢。有可赴約之實據。乃能乘之。否則不如按兵以待。豈也。賊不能再支一月。一月則糧竭而賊自潰。弟意總以持重爲主。弟又擬調樂兒嶺一軍入天堂。從遠處設三伏。截其歸路。何如。乞兄酌之示之。

致會滌帥 二十七日

朱雲巖捷書到。雲巖之心術可敬。不爭一時之功。不掩人之美善。不虛報賊匪怯敗之詞。均可敬也。山中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塘捲移營。總是勝著。惟乞丈再行函致金余多蔣唐鮑。總須堅忍以逸待勞。以主制客。以靜馭動。以整擊散。羅溪河之兵。不移爲妥。舒六已調進小湖河矣。吳幹臣到天堂亦可。能預審地勢。從遠處設三伏以待賊。如野人塞槎水畷之類。乃妙。否則不如不動。霍山本是山外間著。到天堂以助了月台。未始非奇兵也。乞丈訓正。至調入南路。則可不必。此次若能破賊。當以介唐居首座。設無介唐。則士氣不揚。呼應不靈。安敢以孤軍入天堂哉。甚

矣。吏治之與軍事相表裏矣。林翼近月肝氣決裂。見兵將尙和。見吏則怒不可解。有痛豈不堪者。自知太過而怒不可遏。大約是病矣。江南得九洑洲款動一切。東南成功尙早。我輩自行其志。不睬他人。

致周志圃汪梅村蔣文若（論建箴言書院）

啓者先光祿公正學純行。矜式鄉里。慈顏見背。不聞庭訓者二十年矣。八年因母喪歸里。展視松楸。見邱隴有水。嚙痕悲慟自責。負罪萬狀。十數年荷戈於外。省墓缺如。致先人體魄不安。急思改得吉卜。奈甫滿百日。而三河變起。朝廷有從軍之命。義不得顧其私。逾年始倩堪輿家。物色一二佳壤。已請黃大令褚廣文前往覆勘。安定後。另遷先光祿幽宮。伏念先光祿主持正學。身體力行。爲邑人士所欽仰。擬行瑩高敞於地旁。建立祠堂。外間架壘爲書院體。勢購羣書實中。卽以公之邑人士。四庫全書目錄經史子集。體用兼資。此外名公記載。有關世道之文。爲目所未備。爲進德修業之士所必不可少者。措千金售之。請梅老志圃兄查取書目及刻本。何者爲精。何者爲劣。均一一開註。並懇文若以貲。屬積學之士。前往蘇杭購辦。或兌寄浙江。請少村世兄代往購之。林翼終鮮兄弟。嗣子尙穉。循髮自視。已覺早衰。因念益陽地水清奇。潛德之士。懷抱奇節。甘心窮餓。避世而不悔者。代不乏人。鄉里著述。見聞甚隘。搜羅坊間俗本。不足以資考據。爲研精耽道之助。先光祿公家貧植學。多以借緝游目。旁搜遠覽。博通天人。每課徒取士。必講求器識。上下古今之變。效法先儒。毋徒視誦。讀爲資文藝獵科名具。林翼德薄能鮮。勿克負荷。願與吾鄉父老。率其子弟。共守此志。孜孜勵於實學。振起士風。弗致守缺抱殘。恨遺經之不廣。是則林翼之欲以祠堂爲書院。而推行先光祿正學之傳意也。諸兄以爲何如。

致曾滌帥 二十八日

太湖羅山衝捷音。二十七日初更已至英山。蓋勤稍慰。惟求指訓一切機宜。及某將應添。某將應減之處。金余似應循天堂以謀桐也。一切求縷細指示。義渠到淮北。恐非所願。而志在爲吏。吾黨無人做實官者。各從其志。何如。蔣似不能兵。須酌之。春霆錚錚。蜀亂已甚。假歸恐不能不爲所羈絆。不如以貲迎其母妻。養於蘄黃也。朱雲巖可循石牌以先謀樅陽否。

■ 復金逸亭 二十八日

山外正兵。可攻潛山。山內可駐野人寨。潛山若得。山外駐桐城之前。山內駐舒桐之交。另以一枝出樅陽。得樅陽則安慶不攻自破矣。大致如此。未盡機宜。明日再復。迅速赴之。可乘其驚魂而多得一二城也。

■ 致丁月台 二十九日

得書知賊在大屋。以奇兵二百取狗首來。正是儒者精義入神之事。奈何已思其計。而忽以招議自止。弟意中之計。尙未能行。不過三個月。狗技又壯。狗膽又雄。楚其盱食矣。又終是天下之禍根。弟苦心焦思六七年矣。竟未能屠滅此賊。負疚甚多。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其斯時之謂乎。弟思平定吳楚。不過家常茶飯。無功可言。貽患吳楚。則是我一人之罪。無過可諉。總之謀吳卽以謀楚。不僅保鄂也。湘沅鼎澧亦終以吳爲命。忠於公者亦忠於私。願公勉之事定之後。長揖而去。一絲不挂。此吾輩之志。亦吾輩之分也。

■ 致羅少村 二十九日

得書披讀壹是。見所論浙中吏治兵防。均覺弊政太多。未易整理。總之有治人不患無法。以尊大人之誠心正

氣登高而呼。吐哺握髮。走迎國士。必有徐起而應之者。世兄雖屬嫌疑之際。存心敬慎。先去其近前壅蔽之事。轉移於無形。則賢路開而可共得指臂之助矣。左丈爲天下才。是以浩氣舉事者。時賢中不數覩。現以憂讒引退。正月初間。卽擬挈陶少雲入都。籲門挽留十日。近不知作何行止。然斷不能再安其位。恐亦未易羅致。李次青正人也。任事一片血誠。筆墨亦敏捷清挺。無俗塵。軍事參謀。可得一當。特未可專以治兵耳。此間將材亦不多。分兵應客。未敢以卜駟充選。尙待斟酌。浙中五六萬人不能辦賊。動說兵單。強兵在將。卽此其明驗矣。竊謂盜賊充斥之天下。總在任事者有知人之明。兩浙富饒山海自然之利。經而理之。足以養成勁旅。而皆非得人不能。世兄惟審慎於賢豪之間。以爲佐理。此外固須所得預也。

致多都護 三十日

潛山克復。敬以爲慰。四路之兵。應分作三路。安慶桐城舒城各爲一路。滌帥任安慶。公任桐城。李希庵任舒城。公數月勤勞。忠盡萬狀。惟時大計。應由青草壩速行進兵。則桐城之氣易奪。遲則賊亦稍稍布置矣。應請飭春霆之純一同速進。其金余二軍。應由桐城之後下手。或居桐舒之交。或先會取桐城。再謀舒城。亦須臨時酌商。各營強弱。公可明言之。兄欲添人。弟可裁兵。以仲兄滅賊之志。凡勇須自招募者。乃可戰。非如兵之可以派官統帶者也。兄曾言願得馬步一萬人。可以橫行天下。弟意兄領馬步萬人。必成大功。希庵萬人是羅李之所留貽。弟不能撤。滌帥萬人。是客兵。亦不可撤。弟所募之人。則可有可無。不關輕重也。鮑春霆一軍。如兄不取。則可交滌帥差委。滌帥欲之而不肯明言也。

復潛山縣葉介唐 二月初一日

得書敬悉。營團協力。防剿兼施。深以爲慰。此次援賊之破。非刺天堂腹地。不能并力合謀。亦非得東道主人。不敢以孤軍深入。得人得地。惟兄之苦心孤詣。助我成功。潛境士民之拜賜。尤其顯焉者也。前敵各軍。一切採辦接濟之處。仍乞卓裁加意。至棠封蹂躪之餘。撫綏招致。部署從新。仗賢宰整頓二三月。可以謝潛民矣。

復多都護 初一日

來書所論保舉一節。精切不刊。國家名器。不可濫與。慎重出之。而後軍心思奮。可與圖後效而速成功。況隨摺請獎。不宜人數太多。此見極是。爲國捐軀之士。其忠義不可磨滅。卹典優加禮亦宜。潛城所遺米石。均賞各營士卒。足見大將之公度。可感可敬。此番苦戰。軍馬疲勞。宜暫資休息。以養其銳。惟仁兄斟酌審量。先派金余入桐。貴營休養。仍請先謀桐城。必成大功也。

復浙撫羅澹村 初四日

浙事振靡起衰。官箴共儆。貪污下吏。與以六丈一筆鈎。我公之純誠而復出。以剛斷。將廉能課最。催科撫字。兼盡其長。可以富民。卽可以裕國。而足食足兵。極大邦之作用。兼以其餘惠恤鄰邦。頌禱靡已。此間大破援賊。二十六日掃除小池驛賊壘賊館。並收復太湖城。尾追至潛山。二十八日連戰克復潛山城。狗之初志。欲困我靈軍。以百十座之壘。層層圍逼。相持一月。計無所逞。旋欲繞入太湖。分竄鄂疆。其謀不謂不狡。鄂以四路之師。歸并一路。前後夾攻。作大圍包剿之勢。斬擒悍目甚多。殺斃不下二萬人。奪獲三千舡洋礮。並大小火槍數千。賊糧萬石。刻下金余之軍。追入桐城。固不忘困獸之猶鬪。或可免爲獠犬之所噬也。所慮者。師勞涉遠。餉運多艱。鄂中竭盡棉力。尙不供三萬人之支放。與一切轉輸。公所素知。此次水陸馬步六萬人。得半而止。蜀事如斯。卓如前輩。已明示以不能協濟。秦

晉奏定之數。自滌帥入黃州以後。僅得秦晉各一萬兩。應饑則颺。士飽則嬉。此中機宜。公自鑒之。前奏未得俞允。能以私廢公。弟亦知公之苦心矣。

復官揆帥 初八日

奉書敬悉一切。太湖大戰之摺。潛山克復之摺。次第拜進。甚慰。此次血戰。似係軍興以來未有之奇。他省兵將。似難如此堅強果毅。尊諭節節進擊。步步爲營。通糧路。設後援。均切要之論。禮堂言此次賊皆精銳。并非盡以脅從湊數。兩月之久。賊氣傷十分之七。兵氣亦傷十分之三。禮堂此言。誠爲知兵之人。應准其稍稍休息也。應商事宜。開列於後。一大得二城。本應酌賞。惟糧臺支絀。每人百文。合計已逾五萬串。恐無此力量。且有強有弱。應撤應留。殊難畫一。鄙意功勞以多鮑爲最大。多派總領。可否請以大銜挈賤名。作書致送二千金。以爲禮堂添補零用。其次如鮑超。請假養息二月。俟其到鄂。由中堂面諭糧臺。給銀一千。以慰其將母之心。此外如營官之奮勇帶傷。又復裹傷力戰。始終其事者。林翼已飭隨營營務。酌送六十金或百金不等。此議何如。一分兵似須三路。一桐城。一安慶。一舒桐之交。而後路北路。仍須留防。非私於楚。楚警則前敵皆危也。一商量定局。尙須十餘日布置。則在多假滿。希庵到營之後。一義渠三千四百人已撤。義渠有功於襄陽。求中堂給以養老之地。一二年後便當歸田矣。如以爲可。卽祈示下。以便札行到任。一禮堂久有獨統萬人。誓必滅賊之志。弟已許之矣。除再咨復添三百人外。應以弟營之最強者。與督標新營之至強者。添附禮堂。禮堂之爲人。能謀能斷。可當一路。與招散營而無所統一。臨事倉皇。不如認準二三統將。卽於統將中厚集其力。必可成功。與其撥數營之鎮道。強之使統。而心終不協。不如以五百人散營。歸於能統之人。而羣策羣力。仍稟承於一人。必可成功。擬撥定後。再行咨明也。一禮堂才高意忌。然有膽有略。萬不能不用。此苦心也。一唐義渠已撤。幸希庵已來。其才識威望。能當大敵。應以難事重地委之。合湘撫并蔣八營。總在萬餘人。

之數。一、蕭張不來。滌帥少將擬選一將以助之。專顧安慶。安慶糧足。非桐城賊破。安慶之賊不走也。一、李續燾一營。離開希迪二公。頗改模樣。未可撥歸禮堂。其趙克彰。朱希廣。楊得武。李雲麟等。及梁洪勝。陶茂林等。均驍勇可用。歸之禮堂。必成大功也。一、蕭濬川以入夔府重慶爲是。不可入都勻。已請滌帥札行。弟亦會咨會札矣。一、弟營只可在蘄州太湖之交。或潛山之地。尙未布置定局。一、兵勇不過能裁二三千人。賊勢地勢。非如許兵力。不能成功。且須酌留餘力。以備不虞。臨事呼助。皆不能戰之人。而又虛糜軍餉。湖南去冬撤兵太驟。而終不能省錢。是其明鑒。大約月餉。今年必虧二三月之多。夏間遞欠。秋冬乃可全清。以弟料之。如布置得宜。不過夏秋儘有佳境。

致汪梅村 初九日

祠堂爲書院。兼欲藏有用之書。以迪後學。弟意私之一姓。不如公之庠序之爲公溥。可久大也。祠堂祭祀。不過須田五十四畝。胡氏得與之。管書籍。備束脩。須佃租三百石。豐歉長短。可得錢三百串。世衰道微。經明行修之師儒。得三百穀。不豐不儉。乃可教其子弟。若太豐厚。則有託津要權貴。挾市道以居此位者矣。非闢修之所尙也。大約近年書院多華士。少樸學。皆官長之道也。膏火須設額。多不能滿二十人。人不過十餘石。或二十石。須租四百石。加以管理之人。另籌薪水。及修葺牆屋。啓閉戶庭。檢料籤軸等事。約需百餘石。又加以祭祀之費。通計不過九百石。或千石。亦纔具規模矣。資水之田畝。收穀五石。一鄉人以六畝三分爲一石。每石可得穀三十石。佃者交租。可得穀二十石。或得穀十石。以長短肥磽截補。大抵銀百兩。必得田六畝。歲租可十石。林翼八年歸里。查閱田疇。粗足衣食。不必取以自肥。處此時勢。而欲自肥。以供奉盜賊。卽不然。而特以貽子孫酒色之資。亦太愚矣。是此事無論升沈禍福。仕止久速。而志在必行。循髮已衰。黽勉行之。猶恐不及。禮經不講久矣。當以紫陽涑水爲師。三禮之學。百世不惑。講學亦必以復禮爲主。公言學禮之旨。與藏書之知。均精切不刊。林翼思慮。若以祠堂爲書院。較范氏義莊尤爲廣大。

然亦惟先嚴之德則可耳。敢不敬謹從事哉。局中師友皆正士名儒。敬乞果臣變庵東谷濂卿諸先生與梅村老友。慎思審處。以成此事。其地則必倚依先人塋墓。宜山鄉不宜城市。亂世用長兵。燹可虞也。此間軍事果敢敬慎不怠。未必不可有爲。如天憐皖難。人有敬畏之心。或可已亂。亦未可知。

致金逸亭觀察 初十日

初五日以後。音驛至今未到。諒是冒雨拔營。布置行止情形何如。各路未進。或不宜急也。滌帥原定四路。本是至計。後因兵力不敷。改爲三路。又因賊勢之盛。并爲二路。正月大戰。則駸駸乎并一路矣。因機因勢。原不可拘執爲膠柱契舟之見。惟此後仍應分三路。一懷一舒。乃可得勢。並另留一軍備楚防。作爲霍六之援。兼備樞陽之用。應商事宜。開列於後。一。訓營三千四百人。已撤。霆營三千五百人。已添。六百。人。又添二千二百五十人。擬共添足六千二百五十人。須四月以後。乃全。若加以余之七營。丁之三營。共萬餘人。可備第四路。兼守天堂。防霍六商固。更以便載舟中。襲樞陽。鮑已請假四月。志只准三月。此枝應駐何處。如何分法。如何合法。預擬及之一。湘撫十五營。蔣道八營。除凱右請病批調外。共二十營。不分拆營伍。而獨當一路。其氣已固。其勢已厚。似可扼賊要害。有無應汰之營。密酌以聞。一。多禮堂須獨統萬人。弟已許之。查所部步兵十營。須於得力之營。各加五十名。共加三百名。擬益以趙克彰。朱希廣。李雲麟。共計約七千人。加以馬隊千三百人。擬以楊得武五百。黃勝日六百。陶茂林五百。梁洪勝五百。調歸多禮堂爲一萬人。則縱橫開合。必能成功。謀桐謀舒。均請酌示。舒之地勢。更利於騎。且可杜廬州之賊。窺伺六安之逆謀也。一。滌帥處。前有以將助圍之議。惟雲巖與溶川爲昆弟之盟。則川不可統雲。雲不可統川。應仍歸并湘撫一路。但弱者須汰耳。鄙意欲以幹臣率八百。加以英字三百餘人。助之何如。如應如此。往返甚勞。而昌營即須移入霍山矣。一。鄖鎮千人。已挑入霆營二百三十名。弟留步撥七十名。應以七百人暫撤歸伍。以阿參將久病也。富龍伍